

福音广传

.....

《反者，道之动——从「分色牧养」到「碎片化结连」》

王初福

撮要：

反送中运动使香港教会撕裂，不少支持运动的信徒对传统教会感到失望，甚至离开教会。为了牧养他们，我提出「分色牧养」，并参与成立「幸福台」、「荣光敬拜事工」等组织。但所谓「分色牧养」绝不仅是分开黄、蓝两派信徒那么简单，而是站在「黄丝」的角度追问：是怎样的教导与架构，容让那些不明事理、神学的「蓝丝」当权，使到教会对公义噤声？所以这是从形式到内容「以分求全（全备的福音）」的过程，把许多习以为常的事物，倒过来思考，从而提出「碎片化结连」的教会模式，迥异于主流教会模式，并为日后可能出现的信仰打压作出准备。

本文以个案形式，把一个适切香港时代处境牧养的构思记录下来，以供参考与修订使用。

「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；若是这样，皮袋就裂开，酒漏出来，连皮袋也坏了。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，两样就都保全了。」（马太福音九章 17 节）

〈概况〉

2019 年的反送中运动，一下子把香港社会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，出现了大量我们认知、想象以外的邪恶。香港已不是过去的香港，一切回不了头。香港人不可能无视这期间发生的事，期望重返运动前的香港。我们只能在这既定的事实上，想象、重塑香港社会以至教会的未来。

教会内黄、蓝¹ 的分歧在 2014 年雨伞运动时已出现，当时已有一批年轻信徒出走，往后香港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一直发展困难。在反送中运动中，黄蓝分歧进一步被激化。除年轻人外，其它年龄的黄丝也更清晰表达诉求，在政治与信仰上有所觉醒。也有蓝丝愤而离开教会，但由于教会领导层倾向保守，出走者多为黄丝，而且数量可能相当惊人。

到底黄蓝只是政见，还是价值观与思维模式的巨大差别（就如男人来自火星、女人来自金星，却活在同一个地球般需要互相尊重与迁就）？这种分歧是否如同福音派、灵恩派、自由派、基要派之间的分歧，需要分流而治呢？

保守的香港教会能否开放心怀，让黄丝信徒能在教会讨论其信仰关怀如社会公义，还是只能以「禁言」来维持和谐合一？

当社会出现巨大的苦难时，已信主的人想离开教会/信仰，因觉得信仰无法承载苦难；而不信主的人想寻求信仰，因需要信仰来承载其苦难。信仰的危机，常伴随信仰的契机。

¹ 蓝丝/黄丝：在雨伞时期，支持警察、着重保持安定的建制派，会别上蓝色丝带，而争取双普选的民主派则会带着黄色丝带。自此各政治阵营有了所属的颜色，而支持者则被称为蓝丝/黄丝。这样的分歧在教会内同样出现，却不仅是政见之分，还牵涉信仰立场。

香港教会因这次运动将会人数增加还是减少，暂时尚未可以知。²但可以估计得到的是，随着退休潮、移民潮、出走潮，加上经济可能衰退，教会的奉献很可能大幅下滑。而且，中共对香港教会的限制将会日益严重。

〈四类需要关注的群体〉

这段时间出现了四类值得关注的群体：

- 因价值观分歧而离开教会者、
- 因价值观分歧而在教会受压或禁声的信徒、
- 寻求公义的信仰追寻者、
- 因反送中运动而准备移民海外的信徒。

第一类：已离开教会者

从我得到的信息中，这段时间离开教会者，数几千计，当中有些可能转投其它教会，有些可能索性不返教会了。如何吸纳后者，使他们不致因长期不返教会而离开信徒，很值得关心。现时有「流堂」（Flow Church）专门吸纳离开教会者，但若离开者众，年纪又不限年轻人，就值得建立多几间教会来吸纳这个群体。

第二类：仍在现有教会的黄丝信徒

有些人不打算离开现有教会，但需要一个「同声同气」的群体让他们畅所欲言，没有言禁。这类信徒多着重社会公义与苦难，期望能参与，贡献所长。³

第三类：反送中期间寻求信仰者

² 并且，在意识上不要只看流失人数，还要看因此而障碍了多少人信主。

³ 1974 年洛桑大会（Lausanne Congress）后发布的《洛桑信约》（The Lausanne Covenant），是近代福音教派最具影响力的文件，当中强调传福音与社会关怀并重，重构福音的整全性，使福音派神学有更健全的发展。也因着对社会关怀的重视，看到罪恶除了关乎个人罪性，还关乎社会的结构性罪恶。纵然世界败坏，要待基督再临时才能扭转乾坤，但不代表信徒在今世对社会改革没有责任，这些行动同样能见证上帝国度。何况关怀弱者的需要、批评权势的不义，也是圣经的一贯正义观。偏黄信徒一直气愤偏蓝信徒只谈爱与和平，却漠视公平、公义。

面对变局、混乱与苦难，很多人开始寻求信仰。在香港当前的情况下，这类人较着重公义与苦难，不宜向他们传讲「幸福福音」（类似成功神学）。这也是我们成立「幸福台」的原义（下详），指出福音是既辛辣（对个人、对社会皆具批判性）又辛苦的（生命有些苦难，正正因持守信仰与道德而来）。如今所知，前线抗争者所遇上的苦难与邪恶，比我们所知的还要严重，他们极需要医治。我们能否与他们同行？

第四类：准备移民的香港信徒

可以预计，往后数年将有大量信徒移居海外。成年后才移民的人，往往终身无法忘却「香港人」的身分，仍关心港人港事。一般而言，海外华人教会比香港教会更保守。这段时间选择移民者，大多偏黄，很难完全适应当地教会生活，香港教会能否同时牧养这些「海外香港信徒」？

（我相信「网上教会」能发挥一定功效，让居港及移民的「香港信徒」打成一片。节目内容只须简单调整就可以，因海外港人基本上能跟香港「同步」。由于这方面不是最紧急，技术上问题不大，就此打住，日后再作探讨。）

第一、三类，我们能有效接触他们的时间很短，这时候他们也不会想参加黄蓝夹杂的堂会，跟他们谈「合一」是无意义的。若错失时机，离开教会者可能变成离开信仰者，寻找信仰者可能信了其它宗教或不再寻找信仰。而第三类群体也提醒我们，现时教会对社会事件的态度，除了带来流失，还阻碍了一些人信主，将两个数目加起来（纵然后者无法准确计算），才是我们真正失去的人数。

所以我提出「分色牧养」，⁴ 希望达到分流牧养的效果，并为中共的打压作出准备，但好些人因而觉得我在分裂教会。不过我一再强调，分开就是为免最终分裂，分流牧养后仍然要寻求共处，学习共处，纵然现时感到彼此之分歧有如金星人与火星人的关系。但既然同住在地球，还是需要学习的。举个例子，很多教会的夫妇团契会再分丈夫组和妻子组，因为有些话，就是要物以类聚才能畅所欲言；有些牧养与学习，就是要分开了才能进行。千万不要陈义过高，只维持表面和谐，那是虚假的合一，只会酿成日后更严重的分裂。而且，分流只是起点，不是终点。我不知道终点在哪，但现在需要一个起点让大家走下去，否则只会彼此消耗能量。

〈「分色牧养」的反动性〉

我在 2020 年 1 月发起成立「荣光敬拜事工」，于 1 月 17 日举行首次「荣光崇拜」，落实「分色牧养」。⁵

批评分色牧养的人认为此举破坏合一、分裂教会，若沿用负面的看法，我相信批评者还未看到整个构思最「毒」的地方在哪里。分色牧养绝不仅是分开黄、蓝两派信徒那么简单，而是站在黄丝的角度追问：是怎样的教导与架构，容让那些不明事理、神学的蓝丝当权，使到教会对公义噤声？所以这是从形式到内容「以分求全（全备的福音）」的过程，要把一切倒过来思考：会不会我们过去以为对的事，原来是错的？又或者，它们已经走到尽头？显然，我是藉此把过去三十多年上教会所看见的问题，来一次对症下药。

⁴ 好些人都说「分色牧养」此词是由我提出的，但我已没有印象，也查不出出处。如属实出处不属本人，欢迎订正。

⁵ 关于分色牧养，可参黄忽蓝：〈黄色信仰圈将会兴起吗？——写在香港教会撕裂之时〉，收于王初福主编：《香港人 2.0：事件尚未结束，进化已经完成》（台北市：真哪哒出版社，2019 年 12 月），页 74-82；王初福：〈都话唔关政见事〉，《时代论坛》2020 年 1 月 10 日，〈https://christiantimes.org.hk/Common/Reader/News/ShowNews.jsp?Nid=160836&Pid=115&Version=0&Cid=2144&Charset=big5_hkscs&AuthorName=%E7%8E%8B%E7%A4%BD%E7%A6%8F〉。

有人质疑，信仰有分黄、蓝吗？信仰无分黄、蓝，但有真假虚实优劣，而且不要误以为有所谓中立、超然的立场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一章 10-12 节说的话意味深长：「弟兄们，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。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，只要一心一意，彼此相合。因为革来氏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，说你们中间有纷争。我的意思就是你们各人说：『我是属保罗的』；『我是属亚波罗的』；『我是属矶法的』；『我是属基督的』。」「属基督的」不是超然于「属保罗的」、「属亚波罗的」、「属矶法的」吗？不是！在现实处境里，「属基督的」不过是既有党派外的另一个党派而已，仍然有其信仰假设，须受真理检测。若我们又用人人都有错、人人都有道理之类的论述把一切「河蟹」掉，就落入华人文化「和稀泥」的窠臼。不要一看见意见分歧就觉得不对，而是要辨明意见中的真假虚实优劣。

事实上当我们「反对」某些事物，就在「反」之中寻找「对」。「反对」不一定「对」，我们也不能「纯反对」而不求真、自省。「分色牧养」当然也要论证、要自省，不过这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范畴，只能另作书写。这里要集中论述整个搭建过程。

〈从「通识大补课」到「幸福台」〉

2019 年 10 月 22 日香港基督教联合书展期间，陈恩明牧师和从事媒体宣教的欧建梁弟兄（外号「春丽」）来探班，之后我们三人去了下午茶，席间谈到「分色牧养」、成立网络教会、基督教网媒。「幸福台」⁶ 于焉在 11 月 5 日启播，逢周二晚在 Facebook 直播讨论信仰与时弊，每次由不同嘉宾主讲，最多时（至 2020 年 3 月）有 800 人看直播，之后看播录的又有数倍人数。在基督教网媒中算反应相当之好，短短数月间已在香港教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力。

⁶ 「幸福台」Facebook 专页：

〈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8%BE%9B%E7%A6%8F%E5%8F%B0-107928173975259/?ref=bookmarks>〉

「幸福台」的起源更可追溯至 2019 年 7 月。7 月 1 日示威者冲入立法会，占领议事厅。7 月 2 日翌日浸会大学宗哲系罗秉祥教授在其 Facebook 写了一段从伦理学反省抗争的文字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便联络他会否有兴趣办讲座，他爽快地答应了。原先我希望用宣道出版社的名义举办，但发觉有太多繁文缛节要处理及顾忌，倒不如当个促成者更好。

我连络「教牧关怀团」召集人王少勇牧师，商讨后使用该团及香港基督教教牧联署筹委会的名义主办，又邀请另一位讲员郭伟联博士，而教牧关怀团的陈建荣传道则答应处理场务，不久王少勇牧师找到循道卫理香港堂愿意免费借出场地。当天下午即落实所有细节，出宣传稿，24 小时内完成海报设计。7 月 8 日晚这场名为「『敲碎玻璃之后——如何作政治伦理判断？』通识大补课」的讲座，坐满了教会 700 个座位。聚会前大家就戏称这是趟「连登化」的事工。⁷ 事后这群核心班子对「通识大补课」的理念，念念不忘；当提出成立网媒后，我就将两批人撮合，再加上邢福增教授，就成为「幸福台」的组成班子。

从「通识大补课」的举行到「幸福台」的成立，已让我们发现传统教会发展停滞的一些原因：

- 香港教会虽然在几十年间有长足的发展，但正由于发展得愈来愈有规模，已有「大到不能错」的心态，有严重的「管理主义」官僚化倾向，失去灵活性与冒险精神。凡事要「从长计议」，一个活动往往要筹备多时、开会多次，并且避开有争议的课题与人物，「安全系数」极高，倾向做些「不会出错」、

⁷ 连登：LIHKG 讨论区，俗称连登，是香港的网上讨论区。讨论区上年轻人各抒己见，甚至激烈辩论，最终每每能够达成一种「隐性民主」，提供大方向，以至行动。「通识大补课」后我提出「事工连登化」的讲法，可参胡文杰、麦嘉殷、高思悯、李静蕙采访：〈连登 × Telegram × 反送中——新兴社交平台对教会牧养的启示〉，《时代论坛》1665 期（2019 年 7 月 28 日），头版专题。

「不会收到投诉」的活动。然而「有争议」不代表「有错」，处理争议就是个明辨是非、寻求真相真理的过程。这是个信徒最愿意学习、教牧最有效教导的时机。「从长计议」有时是「拖」字诀，期望争议尽快过去，就不用处理，却错过一次又一次的教导机会。长此下去，将会倒掉信徒学习的胃口，制造更多是非不分的信徒。信徒肤浅，不完全是信徒的责任。虽然教会是麦子与稗子共生，但我们要避免制造有利稗子而逼死麦子的土壤。

- 这种「管理主义」倾向「从上而下」（美其名为「异象」），由一班「管理精英」（教牧、长执）决定一切，其它人只是扮演顺服命令的「工具人」角色。这在其它时空，也许凑效，但香港却是个知识型社会，很多人都受过良好教育，他们的知识与能力，都不在教会领袖层之下。并且，他们更了解信徒的需要（他们就是信徒）、更富创意、更愿意冒险。
- 官僚化的办事模式，既浪费资源，又缺乏效率，并且官僚的限制，就成为事工的限制。然而几个「兴味相投」的人，只要搭配相应的技术人员，善用现有信息科技，就能价廉、物美、效率高。信息科技的高效本质，本质上有「反官僚化」的倾向。
- 抱歉的说，近年平信徒「社会精英」进入教会和机构的管理层，不一定是好事，尤其是当他们的真理知识与灵性比不上其社会地位时，往往以意识形态凌驾教会使命。在反送中运动期间，很多教会领导层倾向保守，跟这些「社会精英」的亲建制立场不无关系。事实上这些年来，香港神学界同样有长足的发展，却出现「神学进不了教会，政治正确却进了教会」的情况，这是令人担忧的。
- 「幸福台」本身就是一种「分色牧养」，里面讨论的议题，在所谓「合一和谐」的教会里，根本不可能畅所欲言。只有正视争议，才能教导真理和牧养信徒。信徒听到的，不是分裂的福音，而是全备的福音，一个可能更符合「洛桑信约」对福音派自我身分的信仰认信。

〈低成本制作，是现实，也是理想〉

2019 年 12 月 3 日的幸福台主题为「分色牧养 X 黄黄的教会」，我是讲员之一。节目播出后，反应不错。问题是，如果单单知道需要「分色牧养」，却没有人去做，就变成纸上谈兵。几番思量，我在 12 月 13 日办了「新瓶新酒集思会」，分享异象，听听意见，也请了「流堂」(Flow Church)⁸ 的潘智刚先生来分享其经验。之后有几位参加者跟我保持联络，他们成了接着出现的「荣光敬拜事工」的核心成员。2020 年 1 月 17 日（五）举行第一次「荣光崇拜」，逾 250 人出席。可惜 1 月 31 日第二次崇拜就因武汉肺炎而转为网上崇拜。对一间刚成立、尚未巩固其信仰群体的教会来说，着实乱了阵脚。不过一些原初构思，仍然值得分享。

「荣光敬拜事工」是「幸福台」细胞分裂出来，所以两者的架构有重迭之处，我会一并讨论。它们有两个基本前提：以分（色）求全（全备的福音）、中共对教会的打压已临近。

- 我们一开始就想，如何用最低成本营运一个组织？这当然是因本身没钱、没金主，另一方面也是要「以经济的自由来换取信仰的自由」。反送中运动期间，有信徒因为不满教会在社会事务上表态（姑勿论是黄还是蓝），就向教会扬言，若教会再表态，他就停止奉献与事奉。而且不止一桩，甚至以此要求罢免人。信徒当然有权不奉献、不事奉，但以此要挟教会，本身就是件恶劣的反信仰行为。问题是，这种要挟真的构成教会的压力！因为很多教会不是财政紧绌，就是开支庞大。
- 事实上随着退休潮、移民潮、出走潮，加上经济可能衰退，教会的奉献将大幅下滑，这已是香港教会需要面对的状况（写作之时，香港因武汉肺炎使经济受创，短短一两个月间，很多教会与机构也面对断炊之危；证明我们在经济上相当脆弱）。所以成立之初，已决定用最少的成本来营运，不要让「金

⁸ 2019 年初成立，针对「离教者」而成立的教会，创办人为建道神学院老师陈韦安博士。

主」有机可乘，可以用金钱来左右教会。并且我们立志即使将来支持者及奉献增长，仍然要努力控制成本。事工发展尽量不要造成恒常支出的大幅增加，才能可放可收，维持信仰的独立性。

- 「荣光」不会购堂址。一方面因为现时香港楼价太高，很多教会的收入都用在供楼，缺乏资源发展事工；另一方面，必须考虑到 2047 年「一国一制」后（此事极可能提早来临），堂会的物业会否被收归国有？当香港教会要面对成为「三自教会」还是「家庭教会」的抉择时，物业会否阻碍了信仰的判断？
- 传统教会有一种「开了不能关」的心态，觉得这等如羞辱主名。但这种心态很碍事，一个事工、一所教会、一间机构，若完成其历史使命，是可以光荣结业的，这样才可以释放出人力、物力去做其它更切合时代的事工。太多这类组织与事工，教会就会老化、失去活力。所以我们要让这些新事工成为「开了能够关」的组织，甚至在架构上使它容易「执笠」（结束），才能使教会组织有健康的新陈代谢。
- 「幸福台」的财产只有春丽提供的器材，这是他私人提供，主要拍摄场地就在他办公室。幸福台最重要的资产就是那群核心成员，以及他们的人脉网络。我们收到的捐款，主要用来添置器材。这是一个相当容易「执笠」的架构。至于「荣光敬拜事工」的架构，也大致相近。这种「开了能够关」的架构除了避免老化，也是为了在中共打压时，随时化整为零。

〈「极简模式」与「碎片化结连」〉

简单来说，我们是一个「五无」组织：无大台、无大佬、无银两、无禁忌、无远弗届（幸福台有一批海外观众，也由于设有手语传译，更有一群固定的聋人听众）。后三者上面已解释了，这里集中前两者：无大台、无大佬。

对偏黄信徒来说，中共对基督教的打压，劣迹斑斑，几不可信；跟偏蓝信徒对中共存着浪漫化的想法，根本无法沟通。所以前者必须自行筹算指日可待的宗教打压。中共曾派地下党员成为宗教领袖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李储文，他曾任上海国际礼拜堂的牧师多年，文革时不堪批斗毒打才公开党员身分。日光之下无新事，同类事为甚么不能再发生？当然，现今乐于被统战的香港教牧和信徒领袖，已为数不少。

面对擅于争斗、制造内部矛盾的中共，教会界千万不要过于自信。我的处理只是提高其打压成本，减低其打压伤害。暂时我所了解的是，中共只有成功的新疆维稳模式，而缺乏成功管治如香港这样国际城市的经验，但仍然不可小觑其打压的能力，以及基督教内部的腐化。

通常社会运动都有「大台」来负责组织及指挥，香港反送中运动特别之处在于没有大台，只有个别组织或网民号召，然后在网上讨论具体操作及方针，甚至是各不相识的人在现场开会议决，传统所谓「蛇无头而不行」的讲法在这次运动中被颠覆了。没大台、没大佬（固定的领导者），那如何拆大台、打大佬呢？甚至连参与运动者都不知道哪里是大台、哪个是大佬，一切变成群众智慧，一切都如水（be water）。一切都难以掌握，端在乎你是否信任群众智慧。

现时「幸福台」发展得比较好，但「幸福台」是大台吗？「幸福台」只是一个网上节目，纵然会制作特备节目，却无意发展成一个有规模的组织。如果要制作其它固定节目，就会成立另一个组织。扬弃「发展」的观念，而是以「细胞分裂」的形式，创造更多彼此互不隶属的组织，才能尽情发挥信徒的智慧与能量（又再强调，香港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，他们需要的只是充权）。这是「如水」的架构、一盘散沙（碎片化）的局面。结连大家的，不是组织架构，而是共同的信念。

外间对「幸福台」的认识，主要是透过春丽和我，我们通常叫春丽做「台长」，只因器材属于他。事实上核心成员皆无正式职衔，完全以信念与异象维系，无所谓任期，随时可以退出，组织松散得不得了。所有决策都是谈出来的。那么怕不怕有一天大家意见相左？不怕，如果闹翻，解散就解散，大家可以另组班子继续运作。「幸福台」的资产不是甚么资源与权势，而是每一集的内容，以及带给观众信仰上的刺激。一经播出，就无法撤回。这是个没有「大佬」的组织，不是你统战了某人就可以操控这个组织。

现代的信息科技已经使到成立「幸福台」这种组织的门坎相当低，我们只是一个示范，无意成为大台，独领风骚。我们期望遍地开花。遍地开花后，连统计都有困难，拆大台、打大佬的成本就变得很高。

而这些「碎片化」的组织，互不隶属，却可互相支持。现在的事奉形态，不一定是以事工、组织为单位，也可以以人为单位。就如春丽，他同时参与「幸福台」「耶青台」「Jesus Online」「荣光敬拜事工」「麦田圈」……等事工的运作。有一次我为他筹了一笔钱买计算机，金主也很清楚，这笔奉献是给春丽个人，但也同时等于支持以上各项事工。事实上，我们往往是对事奉者的信任，从而信任相关的事工。

我相信以后奉献形态也是双线的，从过去主要支持组织与事工，进而有些是支持个人，而这些人可能同时参与多个组织与事工。这在碎片化的事工和教会模式中，这样的配搭是合宜的，因为小型事工的工作量往往养不起一个人，但每个活动又需要不同事奉人员配搭。当然事工之间需要互相迁就（譬如节目播出时间），但这种迁就也能变成有机整合，避免撞时间，组成一间无形的电视台。

〈信仰之日常，就是信仰的内涵〉

回到「荣光崇拜」，由于开始了不久，又遇上疫情变成网上崇拜，不算发展得很顺畅。但有些理念仍然值得分享：

- 我们继续谈钱。财宝在哪里，心就在那里。金钱与奉献的处理，是重要的教导方式。
- 为了避免受政府太多的干预，荣光不会注册成为有限公司，申请成为免税团体。这也代表我们无法发免税收据给奉献者。在过去，这很影响信徒的奉献意愿。但前面已说，要以经济的自由来换取信仰的自由。这也在教导信徒习惯没有免税收据的奉献；奉献，乃因觉得那件事有意义，有没有收据是其次的。
- 荣光采用「借堂」形式崇拜，除了为了减省开支，也是想支援堂会。有人认为荣光为减省开支而借堂，是占了堂会的便宜。这里有点误解。如果经济将会走下坡，大部分堂会都会面对经济压力。「荣光」希望透过借堂的租金，「左手交右手」，让堂会增加收入，支持其事工。而且这也是一种「天国经济学」。面对经济下滑，我们需要运用智慧来使「财富倍增」。假设我们交给堂会一万元租金，那原本给我们的一万元奉献，就变成二万元了；如果堂会多采用机构的服务，那原初的一万元就变成三万元了：荣光、借堂堂会、机构，各收到一万元。这种天国经济模式在未来很需要推广。
- 低成本运作，使到荣光免受「大金主」的威胁，可以放胆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。另一方面，这也让我们可以安心牧养第二类对象，即走来荣光「养伤」的他会信徒。荣光不要抢羊，只希望成为有需要者的中途站、后花园，让他们有一天能开开心心回到原来的教会里。大部分堂会都不主张「一人多堂」（一个人参与多过一间堂会，譬如在 A 堂崇拜，B 堂团契），也除了牧养上的考虑，也有金钱奉献上的考虑。但荣光不认为一间堂会可以包揽信徒所有牧养上的需要与处境，而且「教会>堂会」，让信徒多见识不同堂会与机构，并无坏处。堂会常担心信徒因此受到不纯正的教导，却不担心自己的教

导不完整。而堂会为了包揽信徒所有牧养上的需要（把「堂会＝教会」），结果中小型堂会却要有大堂会的架构，吃力不讨好又浪费资源。

- 荣光崇拜鼓励奉献，却不会每次崇拜都设奉献环节，不想让信徒觉得教会很紧张他们的奉献，也由于不是每次都有奉献环节，希望他们更加珍惜每次奉献的机会。我们想让参加者知道，荣光固然需要奉献，但需要奉献的决不只荣光，他们应该去发掘其它有需要、有意义的组织去奉献。财宝在哪，心也在那，奉献也是拓展信徒「天国观」的方式。同样，荣光鼓励事奉，却只提供有限的事奉岗位给信徒，鼓励他们在外间事奉，也考虑过在崇拜中设「差遣礼」，让他们不单代表自己，也代表荣光对外奉献、对外事奉。过去很多信徒批评教会不关心这、不关心那，其实信徒自身的奉献与参与，不就代表教会吗？但首先我们不要企图把他们的金钱与能量都捆绑在所属的堂会里，这样只会以「堂会经验」限制了他们的「教会经验」。所以我们提倡一种「藏富于民」的奉献观、事奉观。如果信徒乐捐，待荣光有需要时，不用担心他们不奉献、不事奉。
- 不过荣光办的活动却要收费（自由奉献，有建议金额），为甚么？这也是教导的一部分。有些信徒作了十一奉献后，就觉得参与任何活动都应该免费，连带参加外间机构举办的活动。当然外间的活动常常会传奉献袋，但大部分参加者奉献的金额都不多，很多时连基本的灯油火蜡都不够。也许参加者觉得自己已十一奉献了，这些「额外的」奉献，意思意思就可以。可惜，你对堂会的奉献，是不会自动转帐给机构的！所以外间的机构常常很拮据。有见及此，荣光所举办的活动需要收费（有经济困难者，当然豁免），希望藉此使大家习惯参与外间活动时奉献时，可「松手」一点。现时教会和机构「贫富不均」的情况也很严重，我们绝对可以透过奉献，稍稍改善这情况。

信仰生活之日常，就是信仰生活的内涵；教会的运作形式，能化民成俗，是教会观的真实体现。

〈「极简模式」与「散水模式」〉

荣光奉行简约崇拜，把崇拜程序简化为：敬拜、宣讲、回应、报告、祝福，约一小时完成。此外荣光只提供基本牧养，不会办太多活动，也不会提供太多事奉。这有几个原因：

- 香港已有很多教会机构提供许多活动与服侍，没有必要再加一间设备齐全、服务周全的堂会，重复资源。只须提供途径让他们知道有哪些资源可以寻找，这样才不会以「堂会经验」来限制其「教会经验」，让他们接触更多基督教事工，开拓其视野，扩阔其天国观。
- 由于中共对教会的打压临近，荣光是为未来作最坏打算，包括无法合法聚会，必须「散水」（作鸟兽散），地下化。荣光松散的组织结构，没有堂址，靠借堂崇拜，无法在主日崇拜等，都让信徒不必执着于教会与崇拜的名相，无论在何时、何地，只须有几个人就可以成为教会，举行崇拜。
- 所以荣光倾向弟兄会的形态，会逐步安排信徒讲道，甚至授权信徒施餐，以致他们不会把教牧看得过于重要，能够互相牧养。他们必须知道怎样过一个「退而求其次」的教会生活。
- 也因此，我们不传那个迹近成功神学的「幸福音」，却传那十架神学的「幸福音」。
- 荣光是一个实验，我会在 Facebook⁹把所有的安排，解释清楚（例如为何不是每次崇拜都收奉献），让大家「知其所以然」，方便日后修订以致废除。不要把一些偶然性的安排变成必然性的传统，也方便其它组织参考。

⁹ <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%E6%A6%AE%E5%85%89%E6%95%AC%E6%8B%9C%E4%BA%8B%E5%B7%A5-101620034699627/>

〈批判思考从评道开始〉

「分色牧养」透过「以分求全（全备的福音）」，除了要「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，还要宣讲整全的福音。圣经讲爱仇敌，我们要讲；圣经讲公义、审判，我们也要讲，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。

传统教会以不能随便批评讲道来「尊重讲坛」，然而我们不可能一方面要求信徒不批评讲坛，另一方面却要他们面对异端时能明辨是非。所以需要培养信徒能够评道，以致有一天当我们自己堕落，离弃真道时，信徒能分辨出来，尽早离弃我们。讲道不只是讲原则，而是一个演绎「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」的过程，是带领会众跳思考的 aerobic，操练他们能明辨是非与真伪。

〈结论：不是加号，而是减号〉

以上就是荣光暂时的运作与理念，由于尚在草创阶段，又适逢武汉肺炎全球大流行，一切都被打岔，需要再作调整。当然，被打岔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部分。

无论「幸福台」或「荣光敬拜事工」，都不是甚么「开了不能关」的组织，我们甚至希望日后亲手结束它们，以免成为后人的负累。传统教会太紧张「死物」，为了维护这些「死物」，往往牺牲了更珍贵的事物。然而最终得救的是一个个人，而不是一间间的教会。我们不建立教会，只建立人。

传统教会太过受「发展」的观念所影响，而且是一种量化的发展观。无疑在正常时期，我们都是朝着丰富、完整的方向发展；但面对非常时期，我们就要问甚么是最低限度、最核心的教会生活，承载这套信仰的形式可以简化、弹性到甚么程度？前者是一套「加号神学」，后者则是一套「减号神学」——我们可以简陋到

甚么程度，仍能过一个丰盛的信仰生活？到底一套怎样的外在形式，最能承载那与洛桑信约相近的福音派神学？这是我持续在思考的问题。

幸福台与荣光皆是为将来可能面对的冲击，作出部署，尝试的新模式。我们作最坏的打算，却也乐见自己的预言落空。但无论预言是否会落空，却也是个好时机检视教会的问题，作出翻新。

《环球华人宣教学期刊》第六十期 Vol 5, No 2 (April 2020)

（诚蒙作者供稿，谨此致谢！作者乃香港「幸福台」、「荣光敬拜事工」发起人之一。）